融在深山

■丁荣桢

前些日子，我又去了山里。

虽然当初恨不得早点离开，可真正走出来之后，那深山穷沟的点滴却一直吸引着我。

山里，其实就是火箭军某部阵地管理连，我的新兵连3个月就是在那里度过。由于营区蛰伏在深山密林之间，大家都习惯叫它“山里”。久而久之，连驻地老百姓都把阵地管理连的人称作“山里的兵”。我喜欢这个称谓，也喜欢别人叫我“山里的兵”。

马力十足的猛士车在山道间颠簸，道路两旁伸出的枝叶划擦着车身嚓嚓作响。拐了一个弯，又一个弯……手机上的满格信号早已显示“×”号。蜿蜒回转，远远看见路的尽头矗立一个如同盾牌般坚硬的牌子，上面4个字熠熠闪光：卫兵神圣。

到山里了。当我走下车，一眼看见那熟悉的山、那熟悉的参天松柏，呼吸着那缕清凉而又新鲜的空气时，恨不能敞开整个身心长长地大喊一嗓子，静静地聆听那美妙的回音，然后深深鞠一躬，对它说：你好，我们又见面了！

眼前，是山。远处，还是山。山连着山，山叠着山，松柏壮草覆盖着山。目及之处，仿佛山就是天空下的一切。大自然的美总让人惊叹不已。就在欣赏美景时，我的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个问题：如果真的把自己搁在这里，我能像连队的战友一样，无怨无悔一待就是几年、十几年、几十年么？

我想起了新兵连的战友小于。那年冬天，初到军营的我们很兴奋，没见过那么厚的雪，都齐腰了，大雪甚至让座座大山丰腴得像个躺着的胖美人。

可没过几天，山里的冷便让我们刻骨铭心。晚上盖着被子大衣、身上穿着绒衣绒裤睡觉都能被冻醒。洗漱时班长故意让水龙头滴水，若拧紧了，第二天早上就被冻上拧不开了。早晨起来出操，刚跑几百米，眉毛、睫毛、鼻孔全是冰碴儿。也正是有了那段经历，以至于现在逢人说哪里哪里冷时，我便会说，能有山里冷么？

小于比我小几岁，在家习惯了父母喊着起床、热饭端到嘴边，一下子被别人管了，很不适应。我们几个大学生士兵轮番劝他，训练苦点咬咬牙就过去了，下连能轻松些。然而，需要适应的除了训练，更多的是环境。下了雪，我们就得扫，铲子不行就干脆把床板卸下来，几个人一起推。取暖烧锅炉，我们得自己去煤场装煤运到锅炉房。好大一座煤山，冻得比石头还硬，一镐头下去直冒火星子。几车煤运下来，整个人都成了黑小鬼。那时山里条件相对差些，新兵连人多，用的是旱厕，连里要求每个排每周打扫一次。寒冬中一切都凝固了，我们几十个新兵你看我我看你，不知怎么下手。班长一句“我先做个示范，然后大家各自分工”，率先冲进“战场”。也就是那一次，小于彻底打退堂鼓了。后来，退兵时我们去送他，他说，一辈子不会再留恋这个地方。

今年春节休假，我们几个好友聚餐再次见到小于。饭桌上谈起新兵连的经历，事业已颇有成就的小于悔恨得当场摔杯落泪。他说，梦里无数次回到山里，他爱那个地方。他这一生都不会原谅自己，如果再来一回，他一定坚持下来。

或许，一个人与一个地方的感情，如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一样，有一见钟情的，也有日久生情的。而对于山里，我想多数属于日久生情。

阵地管理连的指导员刘占斌给我讲了一个故事。有个排长老家是海滨城市青岛的，终于盼到休假，家里人早早在市里给他订好了饭店，为他接风。饭桌上，当亲朋把美味的螃蟹给他夹到盘子里时，他哽咽了，说“班里的兄弟有的都还没吃过大闸蟹。这个时候，他们正面对大山站岗，想起他们我吃不下”。那是他第一次休假，没过几个星期早早地回了连队，给战友带回了大闸蟹。

四级军士长崔吉伟，已经在山里待了16年。我问他：“你真的喜欢这个地方么？”他说：“没想过这个问题。”我又问他：“有一天如果离开会想念么？”老崔沉默了半天，没有回答。班里的战士告诉我，老崔今年就要转业了，他的专业没有高级士官编制。今年春节，连里考虑让他休假回家过年，老崔回绝了。他对连长说：“最后一个年了，我想陪大山过。”

其实，山里的每一个兵，对于大山的爱都没有理由。客观地讲，走进山里并不是他们最初的选择。但是，对于大山的爱，就在军人的责任中升腾而起。就像老崔一样，这种爱不用表达，因为心已经和大山融在一起。

我想起阵管老兵、二级军士长樊力强。他的女儿在作文中写道：“爸爸是一名山里的解放军，只有寒暑假我和妈妈才能去看他。那里好偏僻，山好大，我问爸爸什么时候才能不守山，回家陪我和妈妈。爸爸说，什么时候走不动了就回来。我知道爸爸是在为祖国作贡献，我爱爸爸！”

从当兵那天起就在山里，一晃20多年过去，樊力强每天都要到阵地巡检3次，从宿办楼到阵地一来一回有3公里，不知不觉间已走过7万余公里。在山里，像老樊一样的人很多，或许他们的事迹不会千山万水传遍，可我想，他们用青春行走的每一个数字都会被共和国铭记。有时候，铭记比传颂更伟大。

距离阵地管理连不远的地方，有几十座零散烈士墓，有的上面刻着名字，有的仅是一块墓碑，前几年团里修缮成一个烈士陵园。翻阅档案才知道，艰难创业的年代，每有一座新的导弹阵地竣工，就伴随着出现数座坟茔。这些为导弹筑巢的勇士，把自己的生命揳入了大山，与大山共存。

一座座宁寂的坟，一个个不能忘却的魂。看到这些烈士墓，我总会想，他们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？以什么样的心情、在什么时候来这里为导弹筑巢的？地下龙宫的建造，都是由血水与汗水铺就的啊。或许直到现在没人知晓他们的名字，可是活在人们思念中的人，比获得称号更能永垂不朽。

传统就是这样继承下来的，用生命。

那年盛夏，山洪肆虐，河水陡涨，直接威胁阵地安全。紧急关头，时任支部书记朱文秀和副书记魏补宏二话没说，双双跳入湍急的洪流中排险固堤。12名在场的党员见状，也毫不犹豫地手拉手纷纷跟着跳到没胸的河水中，冒着随时可能被洪水冲走的危险，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“党员墙”。

我想起一句话，共和国的版图不是纸上画出来的，是我们的士兵用生命和青春坚守出来的。

傍晚，深山的空气愈加清新，林木间弥漫着凉爽湿润。站在整洁的哨所小院，隔着木栅栏望去，一座拆了一半的破旧老房子格外扎眼。训犬员杨佩佩说：“以前这里是犬舍，现要翻盖成我们的库房了。”

我当然知道那是犬舍，我还记得军犬“烈龙”。当时哨所有5个人，“烈龙”是“第六位战友”。它不仅会解救人质、咬开捆人的绳索、拽开堵嘴的毛巾，还能巡山带路、夜晚值班。那年，一位老班长退伍，“烈龙”追车十几公里相送，爪子都跑烂了。山里的犬和人一样，都重感情。

前些年，已经超期服役多年的“烈龙”走了，也算得上是“寿星”了。战士们在巡山必经的路上找了一块平坦地，为它堆建了坟茔。每当我想念大山时，除了想念那绿树和空气，想念那雪山和河流，想念那可爱的战友兄弟，也会想念陪伴战友一起巡逻、站岗的“烈龙”。

我还喜欢山里的树。在这里生长的多半是生命力极强的松树，不论环境多么恶劣，仍然耸立生长着，笔直刺向天空。多年来，连里有个传统，每名新入伍的战士都会种下一棵松树，也叫“扎根树”。日子长了，种下的松树越来越多，也就成了今天的“扎根林”。

种树时，每个人都会在树上挂一个“梦想便签”，写下自己的军旅愿望。寓意是把梦想种在心底，让信念与松树一起根扎大地。所以，“扎根林”也是一代代阵管兵心中的“梦想林”“励志林”。我入伍时，也在这里种过树，虽然当初的标签早在几年前就已经被大山风雨侵蚀掉，可树还在。于我而言，每一次来看树，都是来起点探寻初心。

著名作家茅盾把西北高原的白杨比作“伟丈夫”，根扎林海的松树又何尝不是如此？或者说，这里的每一名军官和士兵就是树，是大山里最挺拔、最顽强、最美的树。他们不惧寒冷、不惧风雪、不惧寂寞，就那样深深地扎根在那里，一年又一年默默生长，永不凋零。

对于他们，我永远充满敬意。

国防纪事

我是北京兵

■林万华

一瓣心香

我的故乡在北京西南郊区。18岁，我应征入伍，军人登记表籍贯一栏，工工整整地写着“北京”二字。

接到入伍通知书的第二天，我专程乘坐绿皮火车去北京城，在天安门前拍了一张3寸黑白照片，照片右下角写着两行小字：“北京天安门留念。1978年12月。”我把这张照片端端正正地贴在小相册里，并把它带到了部队。

部队在吉林长春，是空军航校。我之所以忙着去天安门前留个影，是想到当兵要满4年才能探家，才能再回北京，再看到天安门。天安门是祖国的象征、故乡北京的象征，当兵前与其合影留念，多有意义啊。

以前，我曾不止一次在天安门前留影。上小学时，每年清明节前春游，学校老师都带着我们乘坐绿皮火车到永定门火车站，再换乘20路公共汽车至前门，而后步行去天安门广场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，敬献鲜花，随后再到天安门前，全班师生合影留念。

我在天安门前单独留影，是在6岁那年的春节前，父亲从新疆哈密探家，带回一架红梅牌照相机，浅灰色的金属外壳，边角镶嵌着银白色金属条，亮闪闪的，精致美观。父亲带我去天安门广场，在天安门前为我照了一张相。这张照片一直保存在我家的相册里，我参军前，把它取下来，粘贴在自己的那个小相册里，和我挑选的其他照片一同带到了部队。它虽然年头已久、褪色模糊，但我依然十分喜爱。这是我第一张单独与天安门的合影，于1966年。

我参军时是12月，东北天寒地冻，尤其雪后初晴时，机场周边大片开阔地白雪皑皑，在阳光照耀下银光闪烁，景象壮观。我喜欢雪，东北的雪下得疯狂、气派，雪花漫天翻滚，积雪厚度超过20厘米，直到次年四五月份才渐渐融化。新兵连集训3个月，正在春节前后。年三十儿，新兵照常训练，那天下起了雪，北风一直刮着，雪花打在脸上、钻进脖子里，身体不由自主地打冷战。虽然我们穿的都是皮靴棉服，戴的都是皮帽皮手套，但在室外站久了，手脚依然冻得生疼麻木。傍晚，去餐厅包饺子，手指头一时都回不了弯，捏不牢饺子皮。那天的饺子煮熟后，破了不少。

回到宿舍，天已大黑，班里10名新兵、1名老兵班长坐在床头聊天。聊着聊着，聊到家乡，聊到过年，话越来越少，声音越来越低，最后都不吱声了。新兵爱想家，过年更想家，我也不例外，坐在那里，满脑子都是在家过年的情景：贴对联、挂灯笼、包饺子、放烟花爆竹，走亲会友，整天热热闹闹地闲不住。想到家里的亲人，想到故乡北京，便从床下抽屉里取出我的小相册，一张一张地翻看照片：父亲、母亲、哥哥、姐姐，全家人仿佛都来到我的面前。当看到我在天安门前的那些照片时，眼泪不由得涌满双眼。

我正看得入神呢，班长不知何时已走到我身旁，惊喜地连声说：“天安门、天安门。”随后，便拿起我的相册，双眼久久凝视，目光充满期待和羡慕。战友们听班长这么一说，呼啦一下围拢过来，争着抢着翻看相册，看到我与天安门的合影，个个赞不绝口。有一名战友竟饱含深情地哼唱道：“雄伟的天安门，壮丽的广场，各族人民衷心敬仰的地方……”我一听，忍不住笑了，这不是那首家喻户晓、名为《雄伟的天安门》的歌曲吗。而更多的战友说：“长这么大，还没去过北京呢，什么时候我要到了北京，一定要去天安门广场，要在天安门前留个影。”说到这儿，他们把目光投向我，那目光同样充满期待和羡慕。瞬间，我竟不再想家了，内心充满自豪与骄傲。

经历了大年三十儿晚上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身上的责任重了，因为我是北京兵，我和天安门合过影，我决不能给北京丢脸。此后，在部队训练及日常生活中，我处处争先，当兵两年，两次受到部队嘉奖。

1981年春天，我考入军校。这时我入伍已两年零3个月，其间没有探过家，与故乡和亲人分别这么久，还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。军校在南方，去军校报到，途经北京，团参谋长特批了我3天假，让我中途回家探望亲人。那是我第一次穿着军装回家，觉得特神气，心里别提多高兴了。那天上午火车到达北京站，回郊区的家，要转乘下午4点多由永定门火车站开出的慢车。因为时间尚早，我坐上20路公共汽车到前门下车，步入天安门广场，请在广场为游人拍照的师傅，为我拍了一张身穿军装与天安门的合影。

这张照片，我依然将它粘贴在我的相册里，带到了军校。在军校，每周六下午两小时是党团员活动时间。那次我们班的团小组活动，主题是“我与故乡的故事”，班里学员来自不同部队，也来自不同的家乡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。我讲的是“我与天安门合影的故事”，把我从6岁时父亲为我在天安门前照的第一张照片，到我来军校报到途中在天安门前的留影，都拿出来给他们看，并详细描述了当时拍照的情景。他们认真听，仔细观看照片，目光中透出惊喜与期待。惊的是，他们没想到我有这么多张与天安门的合影；喜的是，他们一饱眼福，看到拍摄于不同年月的天安门；期待的是，以后到北京，一定要在天安门前留个影。那次团员活动，我由衷地感到骄傲。我骄傲，我是北京兵。

两年后，军校毕业。离校前一天，我万万没有想到，来自新疆哈密某部的同班学员刘钢，把我叫到宿舍外，悄悄对我说：“咱们明天就要分别，再见面不知哪年了。我想向你要一件纪念品，不知行不行。”我一听，就笑了：“看你神神秘秘的，我以为是啥要紧的事呢。就这？你说，只要我有，一定行。”“真的？”“真的！”“你把两年前团小组活动时，我看的那张你在天安门前穿军装的照片送给我吧，我想经常看到你，也想看到天安门。”他这么一说，我愣住了，就为一张照片？说实话，那照片我只有一张，送给他确实有点舍不得，但我已答应他了，不能改口。再说，我们俩在军校学员中最要好，他是新疆人，部队在哈密，而我父亲曾在哈密工作多年，参军前我曾数次到过哈密并在那里短暂生活过，因此，我们俩就多了一份亲切感。更主要的是，他那么喜爱天安门，又远在新疆，去一次北京不容易。于是，我在照片背面写上“军校毕业留念”几个字之后，将照片送给了他。

10多年后，我转业回到北京，与老航校及军校的战友们仍保持联系。前些年，又分别建立了老航校和军校战友微信群。如今，战友们遍布祖国各地，日子越过越好，尤其是现今交通快速便捷、四通八达，大大缩短了各地与北京的距离，那些老战友们早已先后来过北京，也没忘记在朋友圈里“晒”他们在天安门前的留影。他们当兵时的心愿实现了，我从心里为他们骄傲，也为自己骄傲。每当这时，我便情不自禁、一遍又一遍地唱响那首小时候就会唱的歌曲《雄伟的天安门》：“雄伟的天安门，壮丽的广场，各族人民衷心敬仰的地方……”

歌声在耳畔久久回荡，我眼里已噙满泪花。

古田遐思

■邓一非

一个藏在闽西大山里的小村庄
一座客家人生息于斯的小祠堂
虽说在地图经纬中难寻你的方位
却穿越时空
把一支军队的灵魂守望

那映红一张张脸庞的篝火
驱散的是寒气
点燃的是心中的信仰
那投射到天井的一抹曙光
拨开的是迷雾
照亮的是前行的航向

山风在岁月的峡谷深处徜徉
让远去的鼓角又在心头阵阵鸣响
山溪在时间的河床潺潺流淌
让历史记忆成为拨动心弦的咏唱

练兵渤海湾

■薛铁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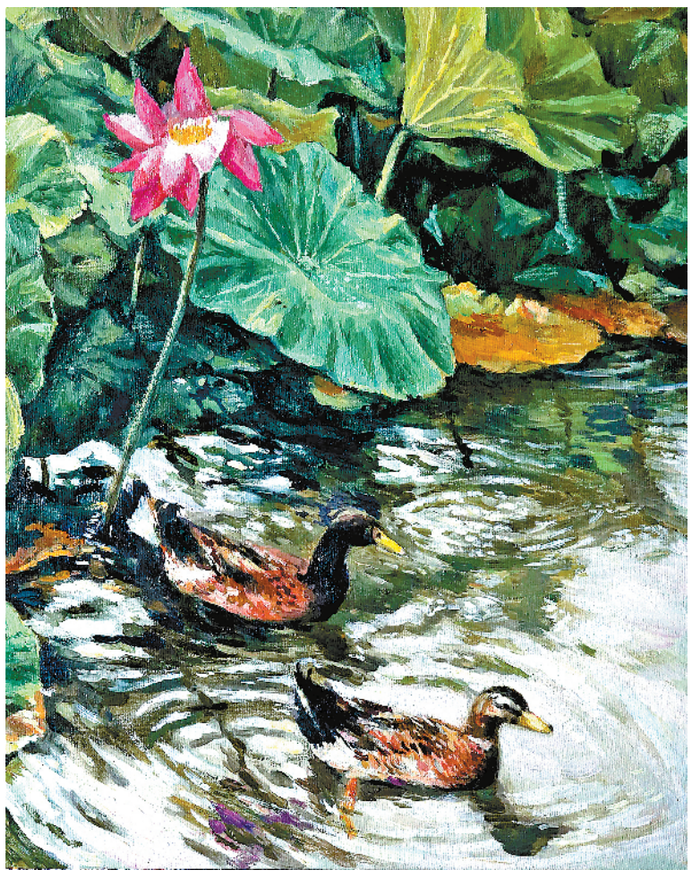
（一）

寅时炮响震碧霄，弹曳霓虹赛阳骄。
军歌嘹亮惊世界，战士磨砺破天刀。
后备敢言先用我，民兵誓变猎豺雕。
挥戈饮露顶风雨，练就绝技胆气豪。

（二）

战士飞驰漫卷沙，披曦挥汗谱芳华。
笔作吴钩书作钺，关为故土疆为家。
夫当如此赛猛虎，男儿最耻似娇娃。
渴望热血洒疆场，弯弓铸剑英雄花。

短笛新韵



荷 池（油画） 朱志斌作

世相一笔

原来我有这样的娘

■侯淑玉

“起来！你给我在这儿垒道墙！”

大早清儿的，我还没起床，窗户外就响起娘的喊声。娘是90岁的人了，说啥我这个当儿子的都得听着。

“啥？娘您说垒墙？”我指着四四方方的大院落的正中，有些蒙。

“垒墙！”瘦弱但不软弱的娘坚定地说。

我是家中长子，不敢说村里最孝，可也不是不孝。好好的大院子几十年了，今天娘要一分两家横着垒道墙。

“娘……”我心里很难过，一开口就湿了眼睛。

“你出去！”

墙垒上了，我端着煮好的饺子推开娘的门。一只脚还没迈进去，我就被娘吼住了。

“你是谁呀！以后不许再进门！”娘瞪着眼睛，挥舞着柔弱而结实的手臂。

“娘——”我心里刀扎一样，泪水一下溢满眼眶。

90岁的娘，与我隔墙而居，连饭都自己做、自己吃。

夜里9点，我不放心娘，蹑手蹑脚站在墙的一侧，伸着脖子探着头，眺向娘的屋子。

娘的屋黑着灯，我想是睡了。

凌晨3点，我再次醒来。90岁的娘身体再好，毕竟是老了呀。我轻轻开门，还没有迈出屋门，就瞄见房顶上似乎有一黑影。我吓了一跳，赶紧趴在那道墙上把头伸过去查看情况。啥也没有。我刚才眼花了。

娘不让我去，也不上我这儿来，我们亲母子仿佛路人一般。

我硬着头皮告知兄弟姐妹，谁知他们一来，饭桌上正吃着饭，娘就撵他们赶快走！说着娘自己从炕里头站起身，下了屋地，甩着一双脚回她的“家”了。

娘性子耿直，爹死得早，我们6个都是娘一手养大的。弟妹们劝慰我，娘也许过些日子就好了。

过了几天，不放心的我想着夜里起来看看娘。一出门，一抬头，又瞥见房顶上有个黑影。我呆了：娘?!

是娘！瘦弱而不软弱的身子，以及挽在脑后的马尾辫，我太熟悉了！是娘，我确定不是眼睛花了。

山村的老房不是很高，90岁的娘是曾沿着石阶走到过房顶的。可娘，大夜里不睡觉，上房？

我没敢动，怕吓着娘。等了许久，娘也没动。我退回了屋。娘也退回了屋。

一早，我推开娘的门，娘没吼我，我迈进屋——娘躺在炕上，怀里却多出一根类似红缨枪的棍子，还用两只枯瘦的手紧紧地攥着……

“娘，娘。”

娘没动，眼皮也没动。

“娘！娘！”我加大了声音。

娘没应，只是昏睡着。一个月后，娘走了。

不久，县史志办的工作人员来到家里。他们说，我娘在13岁时就参加了抗日儿童团。

娘老了，老糊涂了，把自己生养的儿女都忘了，却没忘记自己是为八路军站岗放哨的儿童团员。